

1

克子把睡著了的女兒千繪重新抱好。

睡著了的小孩很重。尤其克子的體型比較嬌小，抱著有著三歲小孩標準體重的千繪並不輕鬆。

如果沒遲到的話，下一班特快火車應快來了。

克子豎起耳靜聽黑夜的底層。

她走上堤壩，看盡軌道——還不見有特快火車前來的影子。

不管這條路多麼少人來往都好，現在的時間還沒太晚，想到隨時可能有人經過時，克子的心不由七上八落起來。

她心房的一角並非沒有期待。可是那是對千繪的，不是對自己的。克子本身已心疲力倦，她毫不遲疑地選擇了死。

「怎麼還不來……」

恍若答覆克子的低語似的，遠方響起了汽笛。過了一會，軌道開始發出低沉的聲音。

啊，終於來了……

這樣一來，一切就了結了。克子想。如此痛苦的人生，為何還要繼續活下去？倘若說自殺不好的話，希望人生可以過得愉快一些才是。

「來吧——千繪，睡吧。」

克子抱好千繪。黑暗的深處，可以見到列車的燈。它逐漸駛近、並確實地變大。

克子站在路軌旁邊，預備立刻衝出去。

「死」以震盪地面的步伐向她步近。正當克子準備踏步出去之際，她聽見那個聲音。

在克子懷中酣睡的千繪睜大眼睛，愉快地喊著：「小貓咪！」

「嗨，終於來啦。」

說完，片山嚇了一跳。

這裏是間普通的餐廳，沒什麼特別的地方。

然而，對於坐在他旁邊的石津刑警而言；只要不打烊，餐廳本身就是一個「特別的地方」。

對了，屬於警視廳搜查第一科的片山義太郎，正在和石津一起等妹妹晴美的到來。由於工作延遲了，於是從餐廳撥電話給晴美，不料晴美說：

「我也還沒吃晚飯，我馬上來，等我！」

本來想告訴她說「我和石津吃了再回去」的片山，沒法子，只好在這裏等妹妹。

如果先吃過飯再撥電話就好了。石津卻說出英雄式的話：「反正要等，不如等晴美小姐來了一起吃吧。」

於是二人一邊喝咖啡一邊等。

可是，晴美一直沒出現。若她走快一點的話，十五分鐘就能到的。

石津餓得一一到快死的樣子，卻因是自己提議的關係，唯有忍耐空肚子的折騰，從剛才起他一連灌了四杯冷水。

這時，有人「咚」的一聲坐到片山對面的位子上。片山還以為是晴美來了，於是說：「終於來啦。」

可是，坐在那裏的不是晴美。即使晴美恍若基克爾博士般變身成爲海德，他也認爲那是另一個人。

首先，那是個男人，而且，穿著一件破舊的大衣，疲倦地坐在椅子上。

年約四十歲前後吧，像是上班族的打扮，雖然樣子筋疲力盡，卻沒有給人邋遢之感。

「你是誰？」片山回過神來問。

「肚子……」男人用沙啞的聲音說。

「原田先生嗎？」（注：日文的「肚子」和「原田」的發音相近）

男人接下去說：「餓了……」

片山終於明白男人所說的話。轉向石津說：「他說肚子餓了，是嗎？」

「我也是。」石津說。

看來這男人餓到沒錢吃喝的地步。片山並不是社會運動家，但作爲一個刑警，對一個餓得隨時暈倒的人，總不能置之不理。

「沒法子啦。那就叫點東西吧。」

「我要等晴美小姐。」石津用壯烈的表情說。

第一次見到有人比石津更快速地把東西吃光。

端來的咖喱飯，在女侍應還沒回到廚房之前就從盤子上消失（稍微誇張了點）。

片山和石津目瞪口呆地看著男人把第二碟咖喱飯吃完。

大概稍微沉著下來了吧，男人做了幾下深呼吸，鞠躬說：「多謝，我叫白井。」

「哦。」

「三天以來，我什麼也沒吃過，還以為會死掉。你們的大恩大德，我沒齒難忘。」

「那倒無所謂。」片山說，「到底怎麼啦？即使失業了，也能找到散工吧！」

「不，說來真是羞恥。」那叫白井的人稍微垂下頭。「我被某種東西附了身，失去了一切。」

「怎樣的東西？」

「尋寶。」

片山和石津對望一眼——這傢伙可能有點神經病。

「如果方便的話，我把事情告訴兩位。」白井說。

「務必願聽其祥。」有一個聲音說。

晴美抱著福爾摩斯站在那裏。

「晴美小姐！」石津之所以大叫，不知是見到她覺得高興的緣故，還是想到終於可以吃東西……

## 2

起初白井也不理睬對方的。

總之，走在路上時——而且是因公事外出的——突然被一個素昧平生的陌生男人喊住，叫人冒冒然相信他的話，大概不可能吧。

白井在丸之內商業區——人多得令人目眩的繁華街上走著。

「打攪一下。」

拍拍他肩膀過來搭訕的，是個乍見像耿直上班族的男子，年紀跟白井差不多。

「有什麼——」白井以為對方是推銷員什麼的，於是用有點冷淡的眼光看他。

「你是白井先生吧。」對方說，白井嚇了一跳。

「嗯，是的……」

「好極啦。」那人歎息。「其實，我找了你好久啊。」

「找我？」

「已經找了兩個月了。」男人說。「啊，我叫小田。我有件東西必須交給你。」

「到底是什麼？」

「尋寶地圖。」

白井怔怔地盯著那叫小田的男人。

「你說地圖？不是《芝士》？」（注：日文的「地圖」和「芝士」諧音）

他以為對方要給自己一種名叫「尋寶」商標的「芝士」。小田笑了一下。

「不，你這樣想也不是沒道理。因為太突然了吧——如果方便，可以給我一點時間嗎？」

白井之所以決定走進就近的咖啡室去聽小田說話，是因小田看起來不像推銷員，而且給人友善的感覺。

「這就是那張問題中的地圖了。」

男人拿出來的，是張雜誌般大小的放大照片。

「寶物已破破爛爛的了，多碰一下就會粉碎的樣子。光是拍成這張照片就很費工夫。」小田搖著說。

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白井問。

根據小田的說法，他是在拆毀自己的老家時，發現有個土牆倉庫，而寶物是他在整理裏面時發現的。

雖然地圖似乎煞有其事，老實說，白井認為殊屬可疑。而且，上面所寫的文

字，白井根本讀不懂。

「我也完全不懂。」小田說。「因此我去找有關方面的專家幫我鑒識。後來才知道，那是爲了子孫而在某個地點埋藏了小判(往：即小金幣)等財物的意思。」

「那種故事我也常聽說……」

「不不。實際上，我的祖先曾是大財主。只是在江戶時代末期，發生農民暴動，房子被燒光了。我猜是當時他們察覺有危險，所以先將財產埋起來了。」

「哦……」

白井覺得有點滑稽。那人外表像知識分子，卻有點古古怪怪的。

白井想，過不久，他可能向自己提出說要他提供資金。

「那麼，爲何向我說起這件事？」白井問。

「那個地點。正好是你蓋房子的地方。」

「那麼，你相信那些話？」片山問。

白井有點震驚。大概只有小孩子才會認真接受那種談話吧？

「不，當時我完全不信的。」白井搖搖頭。「我也覺得很惡心，藉故說有事要辦就快快跑了。可是——」

「那人把地圖強交給我。他說：‘請你拿著這個’。」

「他有說出理由嗎？」

「有。」白井點點頭。「他說自己可能會被殺。」

晴美把福爾摩斯放在大腿上，替牠搔耳的後面，福爾摩斯愜意地閉起眼間。吃飽的關係吧，石津也在聽。

「然後怎樣了？」晴美催促著。

「自此，我立意想忘記那件事，只是順手把地圖放進公事包中。但是……」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

「第二天，那叫小田的人真的被殺了。」

片山和石津面面相覷。

「那是何時的事？」

「已經……兩個月了吧。」

「記不起啦。」片山搖搖頭。

以片山的性格，他沒自信可以斷言記得所有在市內發生的殺人事件，若是斷言不記得倒是可以。

「原來那個人的名字不是叫小田。」白井說。「怎麼說呢？他好像是做不正當生意的人。我從報紙上看到照片時才發覺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就相信他了？」晴美問。

「不。當時我覺得不可能。那人可能是因另一件無關的事而被殺……」

白井暫停一會，又接下去。

「但在我心底又‘搞不好是真還是假’的感覺也是事實。如果那人真的被殺的話，寶藏的事也可能是真的了……我一邊覺得沒有可能，一邊又想到如果得到了

寶藏就可買這個買那個——禁不住胡思亂想起來。」

「你之所以一頭栽下去，是否有些什麼契機？」

「一星期前左右，我家門前進行水管工程。當然有人挖路挖洞了。假日時，我有意無意地望著地洞，然後，在兩旁隆起的土堆裏，我發現到發光的物體。我撿起來看……是金哪。雖然只有一小片，帶點金屬味，我想到可能是小判的碎片。」白井深深歎息。「當晚，我悄悄走出庭院，翻挖那些泥土看看。那是相當辛苦的勞動，好不容易才挖到三十公分深、二米左右的寬度來。」

「找到什麼嗎？」

「完全沒有。」白井搖頭。「可是，奇怪的是，當我挖了十公分……好幾次想放棄的，但到時又會想到可能再多十公分的下面，就有寶藏。」

人類的心理，可能就是那麼回事，片山想。

「當然，我太太叫我停手，但她那麼一說時，我更加固執了。」

白井的臉浮起一絲苦澀的笑容。

「起初我是下班回來後，晚上才挖掘的，不久就向公司告假，開始專心地挖。附近的人都知道我的事，我太太哭著叫我放棄。可是，到了那個地步，只有一個念頭，就是不顧一切，只要找到寶藏爭口氣給人家看……結果，我被公司革職了，存款也用光了。然後……我餓著肚子，茫茫然走到街上來。」

隔了一會，晴美問：「你太太或孩子呢？」

白井聳聳肩。「離家出走了。當然的嘛。那樣做比較好——跟著我這種男人，她們沒有幸福的。」

這時，柔順地躺在晴美的大腿上的福爾摩斯突然抬起頭來，向白井「喵」了一聲。

白井嚇得差點跳起。

「福爾摩斯在生氣，他說不能說那種話。」晴美說。

「哎，沒想到貓對我生氣啦。」白井苦笑。「可是已經太遲了。無法挽回了。」

「沒有這樣的事。」晴美說。「只要重新做起就行了。」

「對呀。」石津有力地說。「即使是冷卻了的食品，溫一溫就能吃啦！」
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片山不解地說。

然後，福爾摩斯從晴美的大腿上跳下，往餐廳出口走去。然後回頭「喵」了一聲，好像在催促他們。

「福爾摩斯，上哪兒去？」晴美問。「對了。哎，我們到白井先生的家看看吧。」

「但是——」白井吃了一驚。

「有啥關係？」片山也站起來。「我們是少年偵探團呀，是不？」

「好哇。飯後運動對消化有好處……」石津說。

如此這般。一行人魚貫地離開餐廳，前往白井的家。

「很厲害的呀。」連石津也禁不住說。

房子的燈光照著庭院，那裏有大大小小的洞，就像火山口似的，周圍的土堆像山一般高，最高的到達圍牆的高度。

「你挖了多深？」片山問。

「不曉得……淺的有二米，深的有四五米吧。」

居然沒碰到地下水道或煤氣管。

「掘到這個地步還不死心，相當有毅力。」對事情容易放棄的片山說。

「用那種毅力好好做事的話，很快又可以恢復原本的生活的。」

晴美的話，叫白井羞得紅了臉。

福爾摩斯好奇地走到洞穴邊，認真地嗅來嗅去。

「不過，哥哥。」晴美說。「這個尋寶的故事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唔……」片山盤臂沉思。「恐怕那個叫小田的男人，是有某種目的而接近白井先生的。」

「到底是什麼呢？」白井歪歪腦袋。「我並沒有錢，又沒什麼專長。」

「寶藏的故事是騙人的。」晴美說。「我想我的想法有九十九巴仙準確。」

「可是有金出土了……」石津說。

「叫人檢查那片金好了。肯定是現在很好買的新品小判的碎片。」

「換作是我，找到新品也無妨。」石津自言自語地說。

「白井先生，當你在看那個水管工程時附近也有人在嗎？」

「呃，附近來了一些人，也有路過過的人。」

「若是那樣，當時如果有人爲了引你注意，而把那金片放在你能看到的土堆中，也有可能。」

「不錯。」片山點頭。「爲了使白井先生專心地開始挖掘庭院，特地做了手腳。可是爲了什麼目的？」

晴美也這樣想著。

「真的會挖到東西不成？」

「比如石油之類。」石津說。

福爾摩斯在洞穴邊緣叫了一聲。

「福爾摩斯在叫呢。」晴美推片山一把。

「知道啦——喂，什麼事？」

片山踢拉了一雙拖鞋，下庭院去了。

冷不防，福爾摩斯跳到片山的肩膊上。片山嚇得「嘩」的一聲大叫，失去平衡跌進洞穴中。

福爾摩斯在那之前適時地跳到地面。

「哥哥！你沒事吧？」

「片山兄！你還活著？」

二人奔上前去。

「我沒事……」傳來片山可憐的聲音，「喂，借個能照明的東西來。」白井拿來手提燈，照入洞穴。片山站在洞穴裏一身是泥。

「這裏有東西。照照看。」

「你說有東西？」

「我不曉得是什麼來，被泥土蓋著的，好像是個箱子。」

片山用手抓開泥土。指出一個像是陳舊旅行箱的東西。

「本來沒有那東西的。」白井驚訝地說。「若有的話，我應該發現了。」

片山從口袋拿出匕首，撬開旅行箱的蓋——裏面塞著幾個布的包裹。

打開其中一個時，片山大叫：「嘩！這個東西！」

「什麼呀？」晴美說。

「你們看。」片山往上舉起來的是——發光的寶石。

「嘩！厲害！」

「好像是真貨——看來，是上次打劫珠寶店的歹徒藏起來的。」

「那麼一來——」晴美點點頭，「那人提起尋寶的事，是爲了要白井先生挖洞穴呀！」

「如果要藏的話，必須埋得更深一點才是。可是，自己挖洞的話，很快會被人發現。這個一定是有前科、被警方注意的人物。」

「於是借助別人的手挖洞，然後將東西埋在那裏。」

「想得很周密嘛。先叫伙伴向白井先生提起寶藏的事，然後殺掉那個伙伴。事情越像是真的，他們分贓也分得愈多。」

「可是——爲何找我？」白井呆呆地說。

「他們一定是知道你這附近有水管工程，所以選中了你。」晴美說。「然後，等你找到這個又無法脫手時，他們就來向你收購了。」

「嗚呼……」白井無力地坐下。「原來我爲強盜做事，我還那麼辛苦地挖掘啊！」

「可是，爲什麼只埋在那麼淺的地方呢？」晴美說著時，福爾摩斯尖叫一聲。赫然回頭，有個拿短刀的男人站在那裏。

「畜生！干擾我的計劃！」

那人怒吼著，舉起短刀衝過來——可惜，他搞錯了。

石津一下子扣住他的手腕，往上一扭。

男人呻吟，短刀掉在地上。石津「嘿」的一聲把男人拋起。

男人整個人摔進洞穴中。

「痛死我啦！」傳來片山的悲鳴。

「你想殺了我？」片山怒氣沖天。

「不是呀！我忘了片山先生在下面。」石津拼命辯解。

「不，你想讓我死掉，然後跟晴美結婚。」

「好自爲之吧！」晴美苦笑。「白井先生，這輩子你可清醒過來了？」

「嗯。」白井落寞地笑。「那可以成爲很好的笑柄啦，真是。」

「那麼，這次讓我來帶路吧！」

「去哪兒？」

「藏寶的地點。」

白井震驚地望著晴美。

片山他們的公寓就在眼前。

「喂，晴美，玩什麼把戲？」依然渾身是泥的片山說。

「你別管——這邊。」晴美率先走在前頭。

「怎麼，我們的公寓有寶藏？」

「對我來說，晴美小姐是寶。」石津立刻說。

「很榮幸。」晴美吃吃地笑。「來，請。」

她打開房間的門。

白井走進玄關，瞪大了眼。

——那裏舖著棉被，白井的女兒千繪睡在上面。克子陪她睡，後來自己也睡著了。

「這是你所鍾愛的寶物吧。」晴美說。

白井進到屋裏，站在妻女身邊，忍不住熱淚奪眶而出。

「來，我們到外面散散步吧。」晴美關起大門。

「我怎麼辦？」渾身是泥的片山埋怨。

「有啥關係？有泥土味道的男人才英勇嘛。」晴美說。片山氣得盤起胳膊。

----- (完)